

تاریخ
目錄
الطبري

書目碼	⑩
音譯系統	⑫
序 一	⑬
序 二	⑭
序 三	⑯
著者序	⑱

前 言 (1)

1. 音譯系統	3
1.1. 阿拉伯語的羅馬字母音譯系統	4
1.2. 中譯版的音譯系統	8
1.2.1. 阿拉伯語陰性字尾“ة” (tā' marbūṭa) 的音譯	11
1.2.2. 阿拉伯語字尾“ى” (alif maqṣūra) 的音譯	11
1.2.3. 阿拉伯語尾音的音譯	13
1.3. 阿拉伯語的中文音譯	15

第一部份：拓友黎的生平與著述 (18)

2. 作者概介	18
2.1. 生平	18

2.2.	著作	20
2.2.1.	《古蘭經闡釋大全》	22
2.2.2.	《拓友黎的歷史》	23
2.2.3.	其它著作	25
3.	《拓友黎的歷史》一書之編纂	28
3.1.	萊登版的原文版本	32
3.2.	開羅版的原文版本	35
4.	《拓友黎的歷史》一書之翻譯	35
4.1.	東方語言譯本	35
4.2.	西方語言譯本	36
4.3.	英文譯本	38
5.	《拓友黎的歷史》之中譯計畫	41
5.1.	譯文部份	43
5.2.	非譯文部份	45
5.2.1.	索引部份	45
5.2.2.	附錄部份	48
5.2.3.	書目部份	49

第二部份：中譯本的編撰 (51)

6.	標題部份	51
7.	文本部份	59
7.1.	一般文本	63

7.2.	非一般文本	65
7.2.1.	《古蘭經》引文	66
7.2.2.	詩歌部份	70
7.2.3.	演講部份	72
7.2.4.	書信與文獻部份	75
7.3.	自行增加的文本	75
8.	人名、地名與專有名詞部份	78
8.1.	人名部份	78
8.1.1.	阿拉伯語“بن/bn/”一字之處理	80
8.1.2.	阿拉伯語“بنت/bint/”與“ابنة/ibnat/”之處理	82
8.1.3.	阿拉伯語“عبد الله/‘Abd Allāh/”與“عبيد الله/‘Ubayd Allāh/”等字之處理	83
8.1.4.	人名的羅馬字母音譯資訊表示法	83
8.2.	地名部份	102
8.3.	專有名詞部份	108
9.	傳述系列部份	115

第三部份：索引、書目與附錄 (126)

10.	索引的編撰	128
10.1.	音譯人名索引	129
10.2.	英文人名索引	142
10.3.	阿拉伯文人名索引	144
10.4.	人名交互參考索引	145

10.5.	中文人名索引	148
10.6.	阿拉伯人名的字詞與其譯名索引	150
10.7.	傳述系列索引	156
10.8.	地名索引	165
10.9.	專有名詞索引	170
10.10.	題旨索引	174
10.11.	頁碼索引	177
11.	書目的編撰	181
11.1.	書目碼	182
11.2.	書目的類疇	196
12.	附錄的編撰	200
12.1.	地圖	200
12.2.	家譜	200
12.3.	世系表	200
12.4.	圖表	201
12.5.	其它資料	201
13.	年份註記	202
14.	簡縮語	207

跋 (218)

註 釋	226
-----------	-----

A. 附 錄 (253)

A.1.1	阿拉伯語字母音譯系統對照表	254
A.1.2.	阿拉伯語字母與其中文音譯字對照表	257
A.2.	手稿範例	268
A.3.	標題/文本範例	272
A.3.1.	標題/文本範例 (1)	272
A.3.2.	標題/文本範例 (2)	277
A.3.3.	標題/文本範例 (3)	279
A.3.4.	標題/文本範例 (4)	284
A.3.5.	標題/文本範例 (5)	285
A.3.6.	標題/文本範例 (6)	286
A.4.	傳述系列範例	290
A.4.1.	傳述系列範例 (1)	290
A.4.2.	傳述系列範例 (2)	290
A.4.3.	傳述系列範例 (3)	291
A.4.4.	傳述系列範例 (4)	291
A.4.5.	傳述系列範例 (5)	292
A.4.6.	傳述系列範例 (6)	293
A.4.7.	傳述系列範例 (7)	294
A.4.8.	傳述系列範例 (8)	295
A.5.	圖書目錄範例	296
A.5.1.	圖書目錄範例 (1)	296
A.5.2.	圖書目錄範例 (2)	302
A.5.3.	圖書目錄範例 (3)	309
A.5.4.	圖書目錄範例 (4)	316
A.5.5.	圖書目錄範例 (5)	322

B. 書 目 (326)

B.1.	《拓友黎的歷史》阿拉伯文版書目	332
B.2.	《拓友黎的歷史》譯文書目	347
B.2.1.	英譯版	347
B.2.2.	中譯版	351
B.3.	辭書書目	356
B.4.	《古蘭經》書目	368
B.4.1.	《古蘭經》(英文)	368
B.4.2.	《古蘭經》(中文)	370
B.5.	引用書目	373
B.6.	期刊	383
B.7.	網路資料	384
B.7.1.	網路著作	384
B.7.2.	網路資源	384
B.8.	書目碼索引	386

C. 索 引 (395)

勘誤表	402
-----------	-----

تاریخ
著者序
الطبري

阿拉伯人有句諺語：「知識雖遠在中國，亦將去求之。」於是，許多中古世紀的阿拉伯與伊斯蘭學者，便遵循這句話的精髓，四處遊歷，求教各地的大師。君王也四處尋求並延攬大師到其統御的境內服務。在此氛圍下，產生了人類的一個黃金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¹

而古代的巴比倫、亞述、印度、波斯、猶太、希臘與羅馬等不同的中東文化與文明所產生的各種著述與成果，在不同時期中，被其後的文化與文明加以承傳、抄錄與翻譯保存下來。²當伊斯蘭國度建立後，本著中東地區此一文化與文明的承襲傳統，³上述各文化與文明的許多著述與成果亦被如此承襲下來，保存在各種阿拉伯語著述中。如下所言：

“所有中東地區人們的文化與文明智慧遺產
是從一個族群傳到另一個族群，從一代傳到
另一代，直至最後傳到阿拉伯著述中。”⁴

在伊斯蘭教因素下，阿拉伯語被視為神聖的語言，因此，在歷經了1,400多年後，其語言一直保有一致性，使得今人仍然可以閱讀其古代的所有著述；更重要的是，該語言的書寫系統也被許多採信伊斯蘭教的各族群所採用。

因此，直至1930年代之前——東從東土耳其斯坦（包括中國新疆）西至西班牙半島，北從中亞南至非洲中部與南亞地區（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馬來西亞和印尼等）——阿拉伯語字母成為此地域內的主要書寫系統。該等地域內的知識份子與學者皆會學習阿拉伯語，以作為伊斯蘭世界的共通語言。這種由伊斯蘭文化與文明所產生的凝聚力，使得伊斯蘭文明融合了各種族群，創造出伊斯蘭帝國，並滅掉中古世紀的兩大帝國——波斯與羅馬。

為了對抗此一新興的伊斯蘭帝國，當時的基督教世界產生十字軍運動（1096-1291）。當十字軍運動於13世紀末結束後，為了瞭解這一個擊敗波斯、羅馬與拜占庭等帝國，而稱霸一方的伊斯蘭帝國，歐洲各國乃雇用學者翻譯一些有關此一新帝國的書籍。於是，從其聖書《古蘭經》到各種被視為有所助益的書籍（包括一些能提供深入瞭解其文化與社會的歷史書籍）乃被翻譯出來。如學者所言：

“在西班牙採行並吸收伊斯蘭的一些長處上，……當前方戰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一股追求知識的渴望使其專著於把阿拉伯文著述譯成拉丁文，從而學習如何把獲得的知識作為武器來對抗穆斯林阿拉伯人；並學習阿拉伯語言，以便與之進行論辯。”⁵

許多被保存於阿拉伯文中的一些古代著述，包括來自亞述、巴比倫、猶太、印度、波斯、希臘與羅馬等各文化與文明者，接連被翻譯出來。而歐洲的一些學者也開始遠赴伊斯蘭教統御內的西班牙、北非與近東之文化與學術重鎮，進行接觸與學習。如下之言：

“在12與13世紀期間，歐洲產生了科學覺醒，基督國度的學者們前往在西班牙、埃及、敘利亞與摩洛哥的穆斯林大學，以便從他們的宗教敵人(與智識之友)那裡求知。”⁶

在這一波文化與文明的接觸下，不僅讓許多被保存於阿拉伯文中的希臘羅馬著述重新被發現，且被翻譯出來，最後，更引發了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或稱為復興希臘羅馬文化運動)。⁷更重要的是，把稱為“馬德拉沙”(madrasa)的伊斯蘭學院教育機構引入歐洲，從而產生歐洲的學院與大學。⁸

換言之，阿拉伯伊斯蘭文明讓西方重新發現古代的中近東文明，⁹這些中近東文明在阿拉伯人的承傳與發揚下，開始被歐洲人承襲。於是，當今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與文明——包括文字、星象、物理、化學、醫學、數學、哲學、宗教與文學等各領域——皆源自中東地區。此一現象可從歐洲各種文字，於上述各領域中，都還存有阿拉伯語的用字與名稱即可瞭解。¹⁰

19世紀時，當考古學與語言學被發展出來，一些古代文字——如埃及文與楔形文字——相繼被解讀出來後，依據原始資料來研究古代社會、文化、文明與歷史，乃更具其重要性。而歷史也開始從科學的角度被重新定義，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在此趨勢下，許多古代的文獻被重新研究，並依新的資料與證據重新解釋。於是，許多傳統的歷史著述，包括一些被視為具有歷史意涵的宗教著述——如新舊約《聖經》與《古蘭經》等，也被重新檢驗，甚至被批判。傳統上，以宗

教為出發點的歷史著述——即稱為宗教史 (salvation history) 者，也被世俗性歷史 (profane history) 著述所取代。

一些熟稔希伯來語 (Hebrew)、亞拉姆語 (Aramaic)、古敘利亞語 (Syriac)、阿拉伯語 (Arabic)、波斯語 (Persian) 與鄂圖曼土耳其語 (Ottoman Turkish) 等東方語文的西方學者 (即被稱為東方學者 [Orientalist] 的)，開始根據各種原文資料，對所有的古代文化與文明進行瞭解與研究。¹¹ 在此一波研究下，西方學界產生出東方研究 (Oriental Studies) 此一學科，並引發日後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論辯，¹² 甚至催生了伊斯蘭教復興運動 (Islamic Revivalism)。¹³

在東方學者的努力下，¹⁴ 許多重要的中東歷史、文學、宗教、律法與語言等各方面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與鄂圖曼土耳其文著述被編輯出版，以利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完成於公元915年的《拓发黎的歷史》(Tārīkh al-Ṭabarī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¹⁵

《拓发黎的歷史》這一部著作，是作者拓发黎 (公元839-923) 將其在各種領域的研究中所蒐集之資料，記述於紙片中，並在教學中授予學生，然後，他再整理編撰成書。¹⁶ 在此部作品中，他擷取前人的許多著作，將其中各種事件的不同記述，以並列的方式客觀呈現。

他從宇宙的創造、人類的起源與分佈、伊斯蘭教興起前與興起後的中東各族群之歷史，以編年史的方式，記述到其時代，完成了一部屬古代世界 (Old World)——指歐亞非三洲而言——的世界史。¹⁷ 此書包括有猶太教、基督教、祆教、波斯、希臘、羅馬與西亞突厥等各族群的記述，其

中最主要的是有關公元622-915年間的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歷史之記述。

在伊斯蘭教歷史部份，拓发黎以逐年的方式，詳細記述每一整年所發生的事。因此，當《拓发黎的歷史》在10世紀初完成後，頓時成為各方購買、爭相搶閱與研讀的鉅著。由於它不僅是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中第一部以逐年方式寫就的一部世界編年史，更重要的是，它所引用的許多早期資料，後來日漸散佚，使它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保存者，更是日後研究此一時期歷史的唯一重要作品。

在《拓发黎的歷史》完成後的幾個世紀內，它成為許多阿拉伯與伊斯蘭學者在著述歷史方面的範本。其後的一些作家不僅接續撰寫了所謂的“拓发黎的歷史續篇”等類型的著述，一些作家且以其為藍本寫就一連串重要歷史著作，如伊本·阿細爾 (Ibn al-Athīr, 1160-1233) 的《歷史大全》(«Al-Kāmil fī al-Tārīkh» [«The Complete History»])¹⁸與伊本·赫勒頓 (Ibn Khaldūn, 1332-1406) 的《歷史殷鑑》(«Kitāb al-‘Ibār» [«The Book of Lessons»])¹⁹。

於是，許多由穆斯林所著述的歷史、傳記、地方誌與遊記等各種被視為具有歷史價值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成為歷史研究者的重要文獻。在19世紀之前，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所產生的歷史著作數量之多，超越了全世界各族群的歷史著述之總合。有別於多數的官方歷史，這些歷史著作多由個人所為，因此，它們不僅為世人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紀錄，更擔負起所謂的“文明承傳”之職責。



筆者長期致力於中東歷史與文化的教學和研究，一直有意撰寫此方面的相關書籍。然而，在接觸過許多書籍後，發現鮮有一本或一套具全面性的著作，能夠涵蓋這整個不同範疇與領域的歷史。或許是基於此方面著述涉及的事物廣與多，因此，大部份的書籍只能就某一部份題材進行著述，或專注於某一層面。

《拓发黎的歷史》一書的英譯本於1985-1999年間問世後，提供非阿拉伯文讀者一個透過譯文來瞭解原始資料的機會，更難能可貴的是，此英譯本的英譯者更附上許多可供參考的註釋與書目，為有意做進一步研究者提供很好的指引。

而原作者極富故事性之筆觸與手法，讓人對此書的閱讀，有如在欣賞一部故事集，甚於一部歷史。不過，有鑒於原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文體，其段落經常過於冗長，再加上原文中許多人物不僅有冗長的人名，且同一人在不同文本處會有不同的人名格式，使得在閱讀上產生一定的困難度。

英譯版對於這些冗長的文本亦常沿用之，對不同格式的人名不僅未能統合，在不同英譯者的翻譯過程中，對同一格式的人名還會有不同的譯名，此更造成額外的閱讀困擾。對於這些不同的人名格式，在原文版與英譯版中，皆未提供一個完整且可交互參考的索引。

經過長期的研究與思索後，筆者決定以翻譯《拓发黎的歷史》為基礎，提供對此方面有興趣的中文讀者與研究者一個機會，從原始資料來瞭解中東的文化與文明。筆者更期冀藉由相關資訊——如索引、書目與附錄等——的編撰，提供讀者一些進一步研究的資料。

筆者長期致力於中東歷史與文化的教學和研究，一直有意撰寫此方面的相關書籍。然而，在接觸過許多書籍後，發現鮮有一本或一套具全面性的著作，能夠涵蓋這整個不同範疇與領域的歷史。或許是基於此方面著述涉及的事物廣與多，因此，大部份的書籍只能就某一部份題材進行著述，或專注於某一層面。

《拓发黎的歷史》一書的英譯本於1985-1999年間問世後，提供非阿拉伯文讀者一個透過譯文來瞭解原始資料的機會，更難能可貴的是，此英譯本的英譯者更附上許多可供參考的註釋與書目，為有意做進一步研究者提供很好的指引。

而原作者極富故事性之筆觸與手法，讓人對此書的閱讀，有如在欣賞一部故事集，甚於一部歷史。不過，有鑒於原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文體，其段落經常過於冗長，再加上原文中許多人物不僅有冗長的人名，且同一人在不同文本處會有不同的人名格式，使得在閱讀上產生一定的困難度。

英譯版對於這些冗長的文本亦常沿用之，對不同格式的人名不僅未能統合，在不同英譯者的翻譯過程中，對同一格式的人名還會有不同的譯名，此更造成額外的閱讀困擾。對於這些不同的人名格式，在原文版與英譯版中，皆未提供一個完整且可交互參考的索引。

經過長期的研究與思索後，筆者決定以翻譯《拓发黎的歷史》為基礎，提供對此方面有興趣的中文讀者與研究者一個機會，從原始資料來瞭解中東的文化與文明。筆者更期冀藉由相關資訊——如索引、書目與附錄等——的編撰，提供讀者一些進一步研究的資料。

誠如《伊斯蘭文明構建者：拓发黎》一書之作者所言：“有關拓发黎的歷史方面之研究，尚處於萌芽的階段”。²⁰尤其是在歐美以外的非阿拉伯語地區，許多人對中東各族群的歷史與文化之了解，大都來自西方語言的著述，而這些著述中有些是片面，有些則是偏頗的。

鑒於多數的東方讀者與學者鮮少對此方面進行深入研究與著述。因此，筆者希望藉由《拓发黎的歷史》之中譯，讓所有讀者不僅能一窺中東地區人們最真實的歷史感受，亦期望能引起有志者的一些共鳴。



至於人們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歷史是什麼？”，對此，多數人會回答以“過去發生的事”。或許就如拓发黎在其書的開頭所言：“吾主所造的第一個事物是筆，祂對它筆說：寫吧！它筆就去記錄一切發生的事，直到這末日時刻到來”。²¹這句話的含義就如一句台灣諺語所說的：“人在作，天在看”，亦即“阿拉是無所不知的”。

對許多早期發生的事，人們在未有文字前，僅能依賴口述的方式去描述與承傳過去發生的事。於是，在這些口述中，便出現許多不可思議的敘述，其中有些被認為是真實的，有些則被認為是虛構的。

於是，當拓发黎在重述這些過去的傳述時，他首先表明，由於人們不可能見證一切發生的事，他的此一著作只是把過去各種記述加以重述。其書中所記載的，有人或許不認同，但這並非他的錯，他只是忠實地把各種傳述記寫

下來而已。對於書中一些有所疑慮的事件，他常會以“唯阿拉最知”此句話表達其不確定性。

歷史學者諾勒 (K. L. Noll) 在其書中說到：“歷史陳述必需是有意義的話語；亦即該陳述是可以被查證或推論是否屬實，否則便屬‘無意義’的話語。”²²在此一科學態度原則下的“歷史”，許多過去的各種記載，包括所謂的宗教經典與聖書，從19世紀開始，便被提出各種質疑，更遑論非神聖的典籍。

於是，對過去的記載，便出現兩種立場鮮明的陣營，一為採信之，另一則以懷疑的態度去進行研究。當許多過去的記述無法被證實真假時，或許只能以“有人是如此認為”來表示。

就如希臘作家琉善 (Lucian, c. 125-180) 見到當時許多哲學家、史家與作家都在編造謊言，於是就寫了一部稱為《真正的歷史》(«A True History») 的著作，他開宗明義地說道：我這本書中唯一的一句真話是：「我是個騙子。」²³也難怪被視為西方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 (Herodotus, 公元前485-426) 在其歷史著作中，也存在部分虛構，更遑論後來的許多歷史著作。²⁴

同樣的，許多早期阿拉伯與伊斯蘭教著述 (包括拓发黎的史著) 之確實性被質疑時，在西方學者間亦產生兩派陣營：其一為採信之但有所保留，另一則完全否定。²⁵因此，後者的立場對中東地區的傳統學者與人們而言，是對其文化與文明的否定，因此產生了近代的東西文明論戰。

至於在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本身，基於不同宗教、政治與文化立場，對於拓发黎的史著，有學者說道：拓发黎

的史著提供了我們許多殷鑑；有人(或是他的反對者)則說，他的歷史是不可靠的，甚至因不認同其著述而批評他並非穆斯林。

因此，不同的團體、族群與國家，甚至是不同的個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歷史，以作為其價值性的建立。於是，在不同歷史認同的作用下，衝突的產生乃是必然的。歷史為何會有如此多樣與相異的解讀，其中的主要因素，純粹就是“利益”問題。

上述的歷史學者諾勒且提到：在現今環境下，歷史更因為媒體的發達，受到更大的扭曲與操弄。許多的政客、歷史作家、新聞工作者與編劇者等，為了其利益與作品的效果，不惜忽視歷史的真相，以自己的所需、認同與想像，建構其所認為的歷史。²⁶如著名的中東學者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的《被記憶、被回復與被重塑的歷史》一書中所說的：

“被記憶的歷史(remembered history)是有關過去的陳述，此不能算是真正的歷史，是昔時人們的記憶……被一個群體的領導者、文士與術士選擇作為具有重要意涵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被回復的歷史(recovered history)是曾被群體遺忘或拋棄的歷史事件，其後被學者研究並發掘出來。至於，被重塑的歷史(invented history)是為了某一目的與去除疑慮，以異於被記憶的歷史與被回復的歷史去行塑。”²⁷

換句話說，現今的人們大多不再關心何為“歷史真相”，僅在意於自己所要的歷史，追求真相的歷史學者反遭

受辱罵，甚至是攻擊。因此，拓发黎認為：懿德者在現世是沒有好的酬報的，亦即，這些懿德者經常得過著艱苦的日子，但是他們會忍受，並從困境中成長茁壯。因此，拓发黎的生活哲學是“知足”。²⁸

如今，我們應當如何閱讀《拓发黎的歷史》一書，筆者期望讀者能抱著看故事的心態先閱讀本書。拓发黎的史著將提供你許多令人振奮的故事，在其中，你將看到——如當今世界中的超人、蝙蝠俠、美國隊長、蜘蛛人與鋼鐵人等——有著神奇力量的人物，以及讓人感覺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快感。藉著拓发黎神奇之筆所刻畫出來的各種歷史事件，讓你如同置身於八點檔連續劇般的情節中，看盡人世間的各種好壞善惡。

更重要的是，透過拓发黎的歷史概念與方法，讓我們瞭解客觀的歷史著述方式。如今，利用現有的科技、考古與各種文化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用一種“歷史拼圖法”(history-puzzle mapping)的方式，將人類各族群的歷史逐一拼湊起來，並加以重構，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瞭解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

若讀者想探究真相，成為一位中東研究方面的專家，除了可參考本中譯版所附的註釋外，亦可參考筆者所編撰的索引、附錄與書目等資訊。希望此等資訊對有志者能有所幫助。如何使用這些索引、附錄與書目等資訊，筆者將在本概介的主文部份做詳細的介紹。讀者若無意於此，當可略去這些部份，直接去閱讀譯文，當個一般的讀者。



筆者在中譯《拓发黎的歷史》過程中，不僅瞭解到不同原文版與英譯版的一些差異，甚至是一些缺陷。為了讓中譯工作能順利進行，乃興起製作一些索引、書目與附錄以彌補其中的一些缺失，並提供讀者額外資訊。除此之外，筆者亦在譯文註釋中附上一些解說，期冀讀者在獲得阿拉伯與伊斯蘭歷史知識的同時，亦能多少瞭解一些中東地區的文化。

有鑒於中東研究一直局限於英國、德國、法國與美國這幾個國家，其它國家與地區的學者雖亦有從事此方面之研究者，但其成果非常有限。²⁹因此，對中東方面的瞭解，多數人都只能透過上述幾個國家的著述來為之，更遑論進行真正的學術研究，並作出傲人的成果。

筆者為了讓對此方面研究有興趣的讀者，能藉此中譯本的一些補充資料——即上述的索引、書目與附錄——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在本概介的主文之第三部份將對這些資料的編撰與使用做詳細介紹。在本概介的主文部份，筆者尚規劃有：(1) 拓发黎的生平與著述之介紹，與(2) 中譯本的編撰此二部份。

由於阿拉伯人名、地名與專有名詞在原文、英譯文與許多資料(如辭書與各機構的圖書登錄)中存在著不少差異與問題，例如：許多阿拉伯作者名字會以不同的格式呈現，其著作亦會有不同名稱。筆者為了統合這些名稱各異的情況，乃設計了特殊的處理方式，以利不同名字與名稱的統合作，以及索引與書目的製作。

筆者以長期致力於阿拉伯人名與阿拉伯著述方面的一

些研究經驗，³⁰在此提出一個“書目碼”(bibliodex)的概念，其中包含有“人名碼”(biodes)與“書名碼”(titledex)。藉由此三者，筆者可以很容易地將上述的名稱各異之情況加以統合。有關書目碼、人名碼與書名碼的構成與使用，詳見本概介的主文«0:182ff»部份。

為了使引述格式一致，英語引用符號(即：“ ”)除用於英文與羅馬字母音譯的字詞、文本與資料等的引述上，其亦被應用於中文的字詞、文本與資料之引用方面，而不用中文引用符號(即：「」)，有關此部份的資訊參見«0:63ff»。

另外，為了方便書目的製作，亦將中文著作名稱引用上所使用的雙尖號(“《》”)符號，應用到文本出處、資料出處與英文著作的引述上(即不用以斜體字形呈現英文著作名)。在此希望此一“書目碼”系統與雙尖號引用方式能簡化目前學術著作中各種不同引述格式的使用，³¹讓學術研究更容易。

最後，祝各位讀者坐上《拓友黎的歷史》這張飛毯，享受一趟那遙遠世界的知識之旅。